



送自己一根想念的刺  
哭过笑过  
就把所有的青春都埋葬

# 深海里的星星 II



独木舟

所有女孩的年华墓志铭 一座城一场青春一生心疼

青春文学近年来巅峰式热作《深海里的星星》完结篇首次再版

上市五年持续热卖/三十余次反复加印/当当上万五星好评

人气女王独木舟 五年来首次答读者问 全新修订



私藏独家密信  
致我的这五年

独木舟  
手写明信片



S e a & S t a r s

# 深海里的 星星



独木舟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海里的星星.2 / 独木舟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511-1435-6

I. 深… II. 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232112号

---

书 名：深海里的星星·2

著 者：独木舟

---

策划统筹：张采鑫

特约编辑：宋惜菲 猫 冬 木 鸣

责任编辑：董 舸

责任校对：齐 欣

封面设计：安 宁

美术编辑：许宝坤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0311-88643225

印 刷：长沙丰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9.5

字 数：215千字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11-1435-6

定 价：25.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Preface | 序 言



你会  
愿意遇见  
**舟舟**

文 / 苏小懒

在舟舟红透大半个中国，去各地签售能排出几条街的长队时，我还在孤陋寡闻地守着自己的小圈子，看书、写字、养育着家里的熊孩子……偶尔刷微博，即便是看到从我自学生时代起便崇拜的作家王海鸰微博转发她写给韩少那5000字的长信时，赞她“长江后浪推前浪。在长时间的围观中，我最终为才华征服”也依然未想到，自己和她能有什么交集。

可是那封信，让我喜欢她到了有点嫉妒的地步。自那时起开始关注舟舟，陆续找她的一些文章看，她发表在微博上的极有灵气而让人共鸣的语句，让我愈发对她充满了好奇。可我找不出什么充分的理由去勾搭她——

“嘿，我喜欢你，交个朋友吧。”

“你听说过我吗？交个朋友吧。”

“我也是韩少的粉丝，交个朋友吧。”

她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怪人，敬而远之？

直到2013年9月，我与读者传媒合作，创办了《读者原创版·全世爱》杂志，非常“顺其自然”地以主编的身份找她约稿，总算正式勾搭上。

单行本卖到几十万册，没有一点架子痛快答应写稿，发文过来又谦虚至极：“我写了篇稿子，不知道行不行。”

为了杂志义拍，快递了她最爱的唇膏给我，因为快递公司包装太过于简陋而压坏外包装，又买了新的从长沙重新投递。

帮她处理了一件小事，她在QQ上大喊：“我都帮不上你什么忙，都怪我混得不好。”

.....

10月底约在我家楼下的报刊亭见面，彼时正在审稿的我看到她发来的微信说已经到了时，时间已过去半个小时。“没关系的。”她说，“反正我也没啥事。”

见了面才是真正嫉妒的开始。

有才情、有灵气、知识渊博、长得好看又颇有女人味儿……肤白靓丽腰窄翘臀，“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啊有没有！瞬间相形见绌，选择与这样的作者做朋友，我这是为哪般啊！

那顿饭我们吃得有点心不在焉，一是熊孩子吃饭太为狼藉，我俩的对话无数次被打断，要集中精神，努力回想刚才进行的话题……二是，当时的我们都有点糟心的事，想要改变现状的迫切想要达成却又无法如愿只能选择等待的糟心事。

熬了两个晚上看完了《深海里的星星》第一、二部，想起她之前忐忑不安地对我说“当时年轻写得不好请勿见笑”的话，此刻恨不得掐她的脖子说，太谦虚就是真傲娇好吗！

记得我曾经在出版一部长篇时写过的序中提到：

在寂寞而困惑的青少年时光，我曾经很希望可以碰到那么一本书：它所展现的，正是眼前我所经历的生活。友谊，爱情，亲情；学习，生活，娱乐。它最好不要说教意味太重，一定不要有阅读障碍，内容应该简洁、有力，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它当然不能简单、空洞、荒诞、离奇，或者只是单纯地讲个故事，当然也不能要求它有太高的深度，但至少在我阅读的过程中以及阅读后，有一种随时想要再打开重新阅读一遍的冲动。它让你忍不住拿起笔，在深深触动你的句子处，划上波浪线，反复诵读。把它们抄在日记本里，发到QQ空间上，做QQ和MSN的签名叫用。

把它装在背包里，等人时、坐公交车时、地铁里……所有所有空闲的时光，都有它在陪伴，每每手指触及它，会有很大的充实感和满足感。

睡觉前把它放在枕边，睡前翻上几遍，嘴角带着笑意，安然进入甜甜的睡眠中。

上洗手间时，如果没找到它，就算急得满面通红也不肯罢休，直到带着它踏实地坐在马桶上，便觉整个世界都在我怀中。

我说在寂寞而困惑的青少年时光，我曾经迫切希望可以碰到这么一本书。若没有碰到，那么，我很想写出这样一本书。纵然很难实现，但为此，我愿意倾尽全力。

那时的我真是大言不惭啊……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和勇气。

可是我要说，舟舟的《深海里的星星》，才真正有着这样的魔力。年少的无知与彷徨，友谊的背叛和过滤，与亲人相处还是“战斗”，情窦初开时的懵懂与茫然……选择交集，或者，选择错过？

舟舟说：“在青春的尽头，我们每个人都是拾荒者。我们的一生，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爱的，我们活着，我们相爱，就不能惧怕爱所带来的伤害，正如你曾经告诉我的那样：那些伤口都是爱的痕迹。”

长辈们喜欢说，经验是你宝贵的财富。年少的我一直认为这句话狗屁不通，要到有了更多阅历心智也在不断成长后才明白，所谓的财富，是让我们自由地爱，也不断受伤害的过程中，积累到更多处理事情的方法，才能够在后来的后来，理智而果断地做出抉择。

在爱中默默受伤也在爱中默默成长的每个人，在寂寞而困惑的青少年时光，我相信，你会愿意遇见舟舟，遇见舟舟的这本书。

谢谢舟舟在第二部的结尾处，终于肯给许至君一个温暖的结局。是不是剧透了？好吧，不关我的事。

以及，别想太多，舟舟，你对文字的驾驭能力、你的天分与勤劳、你的谦虚待人处事……

你有权利和资格，拥有更多。

我们都会很好很好很好的。

Directory | 目 录



P 001

前情提要

P 275

后记  
被回忆困住的人

P 003

序言  
你会愿意遇见舟舟

P 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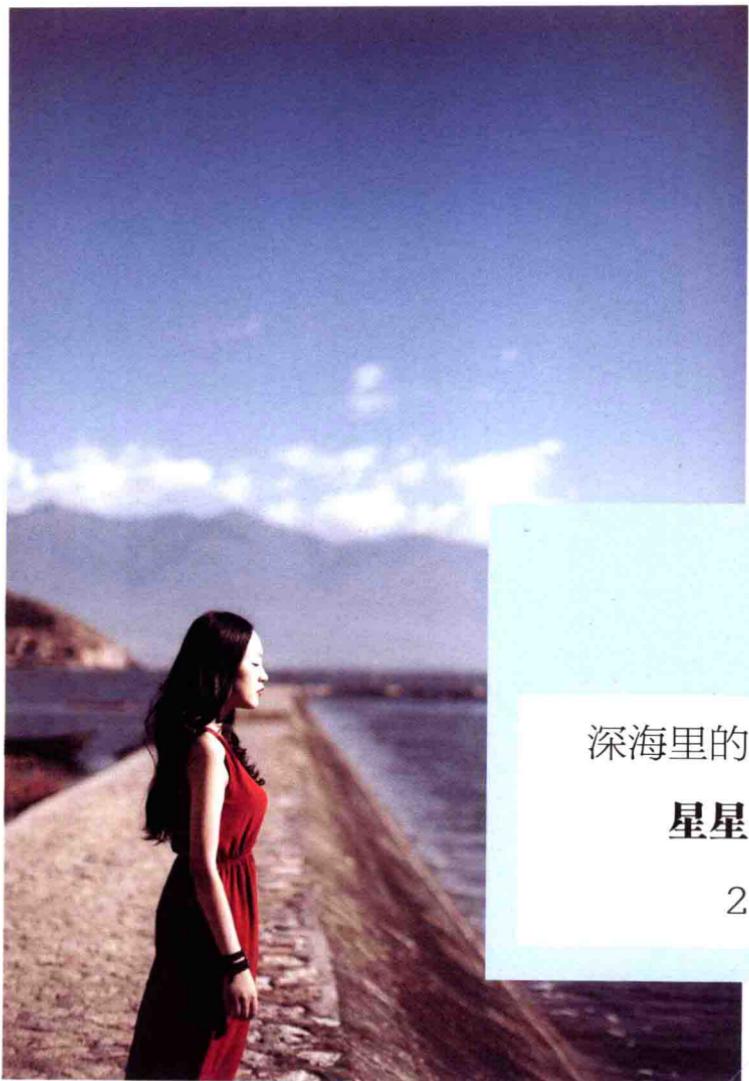
我的生活和我的理想,  
已经相隔几万里

P 001

深海里的星星 2

P 284

睽违五年, 独木舟首次  
直面“深海”, 答读者问



深海里的

**星星**

2



S e a & S t a r s



后来的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黄昏，一想起当时的景象，很自然地，原本有些暴躁或者焦虑的心情，就会很快平静下来，近乎忧伤。

关于古格王朝遗址，我所知无几，如果不是在途中陆知遥给我普及了一点它的历史，在我眼里，它不过就是几座荒山而已。

来的路上，陆知遥曾告诉我，这些密密麻麻漫山遍野的洞穴大多是居室。古格的住宿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王宫是给君主住的，山坡上是达官贵族的住所，山下住的是奴隶，有的洞窟则是僧侣的修行地。

我大惊小怪地问：“住在洞里？那怎么生火做饭？”

他用一种“你没救了”的眼神鄙视地看了我一眼之后，放弃了交流。

暮色西沉之时，整个古格被一种悲壮而沧桑的气氛所笼罩，历史的陈旧感迎面扑来，可是在我眼里，这些大大的洞穴此刻已经完全褪去了传说中的神秘，只显得诡异和狰狞。

即使穿着厚厚的抓绒衣，我也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手臂上的汗毛一根根地立了起来。

站在光秃秃的、没有一点攀缘物的山上，原本就有严重恐高症的我，此刻害怕得手心里都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汗。

几乎是在我快要哭出来的时候，他的脚步声从我身后传来，看见我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他好奇地问我：“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我像是濒临没顶的人终于抓到了救生圈，站起来的时候喉咙里都起了哭腔：“你到哪儿去了啊……”

不想再被他鄙视了，所以后半句“我怕死了”硬是被我生生地吞

了下去。

他看着我，很无奈地笑了一下，然后在我已经汗湿了的手掌心里放下一个东西。我拿近一看，那是一枚钱币。

“三年前我走这条线的时候藏了点东西在后面那个山洞里，今天去看它居然还在那里。”他轻描淡写地说，“送给你，要不要？”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口袋里，姿态虔诚得就像曾经从林逸舟的耳朵上取下那枚耳钉，我知道这些都是我生命中的印记，只能一路带着走，不能丢。

那天晚上在扎达简陋的招待所里，五张单人床一字排开，在别人轻轻的鼻息声里，我听见邻床的陆知遥在小声地打电话订机票，下意识地，我在被子里的手握紧了他在黄昏中送给我的那枚钱币，胸腔深处忽然涌起一阵强烈的酸楚。

我知道，分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他挂掉电话转过身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我还没来得及闭上的眼睛，我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不动也不出声，他那么聪明，一定能看懂我的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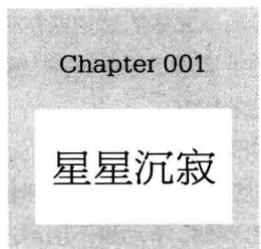
我们的手在两张床中间那个狭窄的过道处紧紧握着，可是没有用，握得再紧，我依然被一种浓浓的悲伤所淹没。

快中秋了，月亮差不多已经圆了，月光从年久失修的窗口洒进来，我的脑海里有个词语越来越清晰：失去。

我知道，我要再一次承受它。

还来不及启齿说出心里深沉的依恋，分别就像列车轰隆隆地驶来。就这样，转过身去的时候，黑暗中，我的眼泪暖暖地流了下来。

S e a & S t a r s



[1]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了过去，然而过去并没有遗忘我们。

2010 年的长沙看起来已经有一些陌生了，在我结束长途旅行回到这里的时候，整个城市因为修地铁被挖得坑坑洼洼，原本就不够宽阔的马路更是经常堵得水泄不通。我和康婕相约在五一路碰面准备一起去 DO，可是当我从的士上下来才愕然地发现五一广场的立交桥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被围起来的废墟。

整个城市被笼罩在厚重的灰尘里。

我站在人潮涌动的街头，茫然四顾，那些记忆中鲜活的场景如同雪花一样纷至沓来，可是它们，永远、永远只会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康婕挽着我晒黑了的手臂轻轻叹了一口气：“落薰，你离开得太久了。”

仿佛命运真的有一双无情的手，篡改了我某一部分的人生，我像“刻舟求剑”的那个主人公一样，在我做下标记的地方企图找回我失去的宝剑，然而我乘坐的船早已不在那片水域了。

我和康婕在 DO 坐下来的时候我依然是心有戚戚焉，原本想感叹一些什么，可是最终我什么也没说出口。

康婕一勺一勺耐心地舀着加了布朗尼的冰淇淋，轻描淡写地说：“我还以为你一辈子都不会再来吃这个了呢。”

我知道她这句话的意思，虽然不太想提起过去的事，但还是报以一个自嘲的微笑。

达利的名作《记忆的永恒》画了一只超乎想象的软表，仿佛要被烈日晒化的钟表，诡异地把人和时间糅合进一个超级柔软的梦幻世界。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处于那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陈放着所有的过去，没有被夷平的广场和一个接一个离开的人，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天地好像都被颠倒了。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已经遗忘了过去，然而过去并没有遗忘我们。

算起来大概也不是很多年前，但可能我们这群人活得太折腾了，所以三五天看起来好像十年八载一样，并没有过去多久，可是在我心里那已经是沧海桑田。

我第一次见到苏瑾，就是在 DQ。

那是我的人生至今为止的最低潮期，终日蜷在房间里，日复一日麻木而茫然地数着桌上的台历，一天过去了，一天又过去了，一辈子，慢慢地就这么过去了。

就是在那样不忍回望的时候，苏瑾猝不及防地出现了，她在电话里说：“程落薰，我一定要见你，否则我走得不甘心。”

那是一次不太愉快的见面，也许那是我们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面，她上上下下仔细地端详我，我也冷眉冷眼反反复复地打量她。

我们都应该知道对方是谁，也都对对方不怀善意。没有办法，即使我们原本只是两个陌生人，就算在街上擦肩而过也不会看对方一眼，但因为我们中间曾经存在过那个叫作林逸舟的人，我们永远不可能使彼此的敌意如冬雪般消融。

我们没有说太多话，甚至都没有刻意地提起他，只是在快要离